

Historia abreviada
de la literatura portátil

便携式文学简史

Enrique
Vila-Matas

〔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著
施杰 李雪菲——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便携式文学简史

〔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著

施杰 李雪菲——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5627

EnriqueVila-Matas

HISTORIA ABREVIADA DE LA LITERATURA PORTÁTIL

Copyright © 1985 by EnriqueVila-Mata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B Agencia Literaria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便携式文学简史 / (西)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著; 施杰, 李雪菲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71-7

I. ①便… II. ①恩… ②施…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5182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邵莉莉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0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71-7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无限，亲爱的，其实微不足道；
这是个写作的问题。宇宙
仅存在于纸上。

保罗·瓦莱里，《泰斯特先生》

序

一九二四年残冬，在尼采悟得永恒轮回的那块巨石上，俄罗斯作家安德烈·别雷因体验超意识岩浆不可扼制的升腾而精神崩溃。同一天同一时刻，于此不远，音乐家埃德加·瓦雷兹在戏仿阿波利奈尔预备随军出征时猝然坠马。

在我看来，这两个场景便是支撑起便携式文学史的基柱。一部初生的欧洲史，轻便得如同保罗·莫朗乘坐豪华列车穿行在灯火辉煌的夜晚之欧洲时携带的书柜-旅行箱：马塞尔·杜尚正是从这个移动书柜中得到灵感，创造了他“手提箱里的盒子”——艺术领域对“便携”一

词无疑最天才的赞颂。这些箱中之盒装载着杜尚所有作品微缩版的复制件，不久即成了便携式文学的回文、元老项狄^①们自我认知的标志。

数月后，经过细微修改（手提箱里的盒子被安上了一把发梳作为按扣）的杜尚回文被雅克·瑞冈特拿来表征——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学史中的轻便崇拜”。此人或因其昭然异端的性格受到激赞，同时掀起了一轮对杜尚回文更新也更放肆的雪崩式的褻渎——足证项狄秘社最初的成员对离经叛道的恒常热爱。

那段日子，在元老项狄们中存在一种普遍的恐惧，生怕手提箱盒会被任意鸡鸣狗盗之徒盗走，因此瓦尔特·本雅明成功设计出了一种称书机，这种我们如今仍在使用的以其姓氏命名的机器能对无法装载的书籍作出绝对精准的

① “项狄”一词在约克郡部分地区（《项狄传》作者劳伦斯·斯特恩在此度过了大半生）的方言中意为：强颜欢笑、反复无常、神经错乱。——作者原注

判断，那些无法装载的书籍即便经历层层伪装亦难逃脱“不便携带”的评定。

并非偶然的是，称书机的发明者本雅明，究其文字的独创性，大半缘于他微观的视野以及对透视理论的不懈统御。“最吸引他的是那些微小的事物。”其密友格尔斯霍姆·肖勒姆这样写道。瓦尔特·本雅明喜欢旧玩具、邮票、明信片，以及装在玻璃球里、摇一摇便下起雪的仿真冬景。

本雅明的字体也近乎微型，他毕生未能实现的野心是将一百行文字塞进一张纸里。肖勒姆说，他初次去巴黎访问本雅明时，后者把他拖到克吕尼博物馆，只为了让他看一看犹太仪礼器具物品展中的两颗谷粒：一位同道中人在上面刻下了完整版的“以色列啊，你要听”。

瓦尔特·本雅明亦可谓杜尚同道。两人都居无定所，永远在路上，同是艺术界的流亡者，也是身背物什——亦即身背激情——的收藏家。

两人都熟知，迷你化就是制造便携：这才是流浪汉与漂泊者拥有物件的理想方式。

但迷你化也是隐藏。譬如杜尚，他一直被极小所吸引，即那些须经解译的东西：纹章、手书、回文。对他来说，迷你化也意味着产出无用：“微缩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被免除了含义。它的小既是整体也是片段。对小的热爱是孩童的热爱。”

孩童如卡夫卡的目光。众人皆知他为进入父权社会所挑起的死斗，但他只能接受在继续充当无责任的幼童的前提下达成他的目的。

无责任的幼童，这是便携式作家举手投足的一贯标准。从第一刻起他们便规定了加入项狄秘社的基本要求：保持单身，至少得有相称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像马塞尔·杜尚理解的光棍机器一般运行。是时他刚得知——正是从埃德加·瓦雷兹那里——安德烈·别雷精神崩溃：“那一瞬，也不知为什么，我不再聆听瓦

雷兹的话，而是想到，人不该给生命太多负载、太多事去做，所谓女人、小孩、乡村小屋、汽车，等等。我庆幸自己醒悟得早，让我轻松做了那么久的单身汉，不用面对生活中那些再普通不过的苦难。归根结底，这才是最主要的。”

杜尚恰恰就在瓦雷兹谈及别雷在永恒轮回的巨石上精神崩溃的那一刻醒悟，此事着实令人称怪。人们不免自问，别雷的精神问题与杜尚如无责任的孩童般做着白日梦的力保独身的决定有何干系。问题太难，实际上没法知道答案。最可能的是它们之间不存在一点儿联系，只是杜尚，在没有任何记忆或联想能够当即做出解释的情况下，陡然看见一个独身汉出现在眼前，他无依无凭、无法交往、痴狂谵妄，全然一名便携式艺术家，或换句话说，一个可以被泰然带往任何地方的人的形象。

总之说到底，唯一清楚的就是，瓦雷兹的坠马、别雷的崩溃，以及一名无依无凭、无

法交往、痴狂谵妄的独身艺术家在杜尚视象中的意外显现，即是奠定项狄秘社基础的支柱。

除了必须具有较高程度的疯癫之外，他们还拟定了秘社成员的另两项基本要求：首先，其作品不得沉重，应轻易就能置于手提箱中；另一个要求则是，要如光棍机器一般运转。

尽管并非必须，同样推荐秘社成员拥有一些被认为是典型的项狄特征：创新精神，极端性观念，胸无大志，漂泊不倦，难以与双重自我共处，关心黑人地位，致力于蛮横艺术。

蛮横中包蕴着能击溃旧有机制的超人的行动力与骄傲的自主性，在强大却缓慢的敌人面前以快速制胜。项狄们自此便把“将便携式密谋推演为对以疾雷迅光之势出现并消失的事物的无上礼赞”视作最高追求。因此，以“为合谋而合谋”为首要特征的项狄密谋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瓦雷兹坠马与别雷崩溃不过三年

后，一九二七年，在塞维利亚的贡戈拉纪念日上，撒旦主义者阿莱斯特·克劳利以戏谑的表情解散了这个便携式结社。

克劳利放飞项狄雄鹰的几年之后，而今的我宣告，便携式结社的生命远远超过其创立者的想象，它联结着这个在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秘密社团的所有成员。

下面的书页里讲述的便是那些冒着生命——至少也是神经错乱——的风险也要实现他们的作品的人；犄角、斗牛的威胁，它们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在那些作品中。我们会认识他们；正因他们，如今吾辈才能空前轻易地揭去那些家伙的假面，正如赫尔曼·布洛赫所述：“不是说他们是坏作家，他们是罪犯。”

我们会认识造就了这本关于史上最快乐、最反复无常、最神经错乱的神秘结社——它已烟消云散——的小说的人：消费了无数烟草与

咖啡的迷醉作家，在生活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的
无依无凭、谵妄的英雄，书写的热爱者——当
书写成为了他们最有趣同时也是最不容调和的
经历。

目 录

001	序
001	黑暗与魔法
013	酒店轻生
027	齐聚维也纳
047	奥德拉代克的迷宫
060	布拉格新印象
073	克劳利的明信片
084	成天窝在躺椅里
097	动物园火车站
110	蛮横艺术
118	项狄描绘其生命的地图

黑暗与魔法

同马塞尔·杜尚的一次浅谈，尤其是弗朗西斯·毕卡比亚至今不为人知的那本《寡妇与军人》，让我获知了一个最珍贵的信息，那就是项狄秘社在阿提夫港成立之际有两位致命女郎加入这一决定性事件。^①

毕卡比亚称，一九二四年晚冬，在苏黎世

① 致命女郎，是的。每部光棍机器都会在其复杂的结构中引入这个或那个妖妇，这从第一刻起就再清楚不过。只有这样它才能以虚假的高效持续运行，不惧任何故障，尽管自相矛盾的是，故障才是这些零生产力（简直值得赞美）的机器的最终归宿。——作者原注

镜子街一号亦即伏尔泰酒馆对面——那段日子达达主义者正在这里举行他们从文化界消失五周年纪念活动——有个用木瓜枝条搭建的短笛形露台；月圆之夜，一席风衣，里面有个躁动的西班牙美女，她有着骇人名字：贝尔塔·博卡多^①；她悄然谛视着过气的达达主义者持续的奔忙劳碌——顺便一提，这些人对西班牙女郎的窥探浑然未觉。

是夜，贝尔塔·博卡多如一台光圈全开的相机：静默，专注，若有所思。她刚收到旧情人弗朗西斯·毕卡比亚的来信，在述说心事之余，也请她设法与一位名为安德烈·别雷的俄国作家结交，看看此人除了在永载史册的巨石上精神崩溃外，是否还拥有些许智慧与幽默感：“无论马塞尔（杜尚）还是我，”信的末尾说，

① 西班牙语 Bocado，有“毒药”之意。——以下如未标明，均为译者注。

“都很想知道别雷是不是我们的一分子。资料显示，他与你住在同一条街，傍晚常会去和特里斯唐·查拉下象棋。他看上去像台光棍机器。在他最好的小说《彼得堡》中，主角是密谋者，也是独身，他在灵光乍现的一刻吞下一颗炸弹，感受它在腹中欢快的嘀嗒作响。这别雷很可能是个高质量的疯子，我们希望你去认识他，而后告诉我们他是否与那主人公有相似之处。我们静候佳音。”

不知是因为致命女郎的身份还是她平时就这么迷糊，贝尔塔·博卡多把别雷与另一名俄国公民搞混了。后者也居住在镜子街，且常与查拉、阿尔普、施维特斯等一千人下棋，但每到夜晚他总是躲在家里，不想与老达达们有任何瓜葛。他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正在一个名叫克鲁普斯卡娅的人的陪伴下在苏黎世停留，等待祖国革命的爆发。

几日后，贝尔塔·博卡多将她完全错误的

调查结果寄给毕卡比亚，制造了这个为便携式秘社的奠基做出杰出贡献的误会：“这俄国人的确可疑，大晴天上街都穿着雨鞋，带着雨伞，裹着冬天的棉衣。他的伞装在伞套里，怀表套在灰羚羊皮匣里，削笔刀套在盒里，连那张脸也像是套起来的一样，因为他总是竖着衣领。他戴深色墨镜，穿羊毛衬衫，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上车就叫司机收起车篷。一言以蔽之，这人总想找个类似套子的东西将外人的眼光隔开。我猜他把自己的思想都藏进了套子里……”“我试着勾引他，最成功的那次他让我上楼了，但一进家门他就举止怪异：也不看我，只关心他那几个文件夹，紧张得都要抽搐了，把它们搬到这儿搬到那儿：有些夹子被他换了好几个地方，还有些他干脆藏了起来。我估计是他小说的手稿。说估计是因为他一遍遍地告诉我他不是写小说的，讲这话时还特别惊恐，可以说是吓坏了，还强调自己从没写过吞炸弹的阴谋家